

李维菁

(著)

Life is Sweet

生活
是甜蜜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李维菁

(著)

Life is Sweet

生活
是甜蜜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生活是甜蜜

李维菁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廖 婧
营销编辑：陈 茜
封面设计：山川制本 workshop
版式设计：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5 字数：154,000 插页：2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ISBN：978-7-208-15467-4 / I · 17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是甜蜜 / 李维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467-4

I. ①生…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572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推荐序】

钟晓阳谈李维菁 1

01——锦文，倒着行走 3

02——视肉 16

03——哀愁踩着长影子来 27

04——鸟 56

05——守着火 62

06——戴安娜 82

07——时光的分内之事 93

08——乳房和月亮 106

09——咪咪 115

10——贝露莎 131

11——勇士们 149

12——戳进去 157

13——晴天卡拉斯 169

14——我讨厌这首情歌 192

15——00:00 213

16——有了光 221

推荐序

钟晓阳谈李维菁

钟晓阳（小说家，著有《哀伤纪》《停车暂借问》等书。）

从她第一部书起我们便知道李维菁能写，现在我们知道她能创造一整个世界。在新作里，对时代、对时人时物有着敏锐触觉的她，回溯至20世纪末，重现她青春成长期的台北，细细勾勒出一女子的跌宕半生。写纯真与世故，写追求与伤害，写人生百味也写集体回忆。不论我们打开这书时是带着什么样的预期，“少女学”是否未完？或徐锦文是不是另一个许凉凉？可以确定的是，在这里可以看到李维菁站在另一高度上的实力展示。

随便从哪句哪行看起都会一直追看。你完全感觉到文字背后，那有着瀑布之势的强大丰沛的想象力与创作力，让你也想用澎湃的心情去迎接它。

我深深被里面的异想色彩的部分吸引。有时夹在叙事里、有时用随想方式呈现，里面会谈到原始人类、巫师、远古怪兽、神话人物、日本卡通人物、公主王子、歌星明星、流行乐队、成名艺术家与时装设计师——都是些大众记忆里具有代表性的族群或人物或形象，可凑合出一个诸神国般的世界。我想象那载着徐锦文一站一站穿过圣诞夜台北市的列车其实是穿过这片土地

的，开向过去未来浑成一片的时空。戴安娜王妃与徐锦文目光对上是在当中难忘的一幕。这些故事或段落是折射主题的碎片，统合起来是个整体但不是全部，读者的想象和诠释才是那不断发大的全部。

李维菁的笔底世界是个失乐园，却并不暗淡，反而有种造物方七日的亮丽刺激。那清醒犀利的洞察力是成人的，却又有种透过孩童之眼观物的新鲜好奇。纯真与世故是这里面的两面镜子，明暗相映。

01—锦文，倒着行走

她站在他身后，默默听他说话，原本涣散的精神逐渐收束，心智从四面八方回到两眉之间。她觉得这世界让人疲累，怎么连一顿饭的安稳也没有。没办法，这次买卖不成，仁义也不在了。

“说起来这位徐锦文小姐什么都好，模样好，气质好，不过我想我和她是没办法的。她年纪大了点，其他条件什么的我倒是中意的。”那男人想要安慰介绍人似的，“不过没关系吧，就算不和徐小姐交往，我想多认识个朋友也无妨，大姐你这么热心，可别在意，你懂我意思懂我意思吧？”

徐锦文在化妆室整理完回桌，听到那男人跟大姐挑肉似的称斤论两，她一离座就急着在她背后宣告这笔买卖不成。话说到一半男人警觉徐锦文已站在他身后，可能刚刚的话都听了大半。介绍人有点尴尬，想解围临时却一句话也想不出来。倒是这头顶微秃的矮小男人，转头大方地对锦文点点头，一副对事不对人，理直气壮。

锦文拉开椅子坐下，露出她年轻时迷倒众生的微笑，她非常知道自己哪个角度好看。

“施先生人真风趣。”锦文还笑着眼神就锐利了，视线刻意从男人的头顶慢慢滑下他的脸，又慢慢往下扫视男人一身穿着，缓缓重回他的眼睛与男人对视。

她笑得更深了：“施先生与我行不通哪，这原因，在我这边来说，倒与施先生的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哪！”

她静静地看着男人与大姐，默默读着秒数，看着两人从没听懂到终于明白的表情变化。

在艺术圈久了，她就算什么都没学会，也一定学会了用品位的势利来打人耳光的本事，这招狠打那些渴望风雅的人特别残忍。

那男人结账后也不提要送她或大姐，径自取了他的双门跑车走了。

改良式唐装配上奔驰双门，啧啧，真有他的。

真有本事的，在圣诞夜吃相亲饭，模仿年轻人过圣诞夜。大姐是这样说的，这男人收藏艺术品，有点经济基础，幽默风趣，离婚，年纪刚好，五十五配你四十七，你又是搞艺术的，不愁没话聊。

老来有人做伴还是好的，大姐这么说。

大姐原是委托她买画的客户，时间久了也有了情谊。那天大姐滑手机让锦文看刚出生的金孙，红红皱皱的脸像只小老鼠，大姐说要买房子送给媳妇当作生产的犒赏。大姐松松的发髻向后挽起，露出长长的耳朵及耳垂上的翠绿耳坠。难得上了年纪的女人

有钱又有福，年轻上演了几出后宫争夺中殿的戏码，此时却仍有慈柔。

这时候大姐润润唇，说起了相亲的事。

年末岁驰，天冷，她没反驳，男女之事，她知道不生期待也不要希望往外推。

她人生绕路，走得弯弯曲曲，年轻时孤僻，有家的人却过得和没家的孤儿一样。中年之后性子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从避之唯恐不及变得喜欢参加婚丧喜庆。她喜欢在这种场合看到大家族的场面，人来人往，就算纷杂争吵她都觉得是热闹闹。开枝散叶，她喜欢这个词，仿佛畸零之心落地终成家园，庇荫成泽。

她一向只喜欢当代艺术、前卫观念，她喜欢创新的，洞见未来的，她从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喜欢自己将荒芜赋予意义使成创见的过程。

她不喜欢古董，觉得那是旧梦鬼影附在物质之上，她觉得买古董的人特别有玩物终将丧志的癖性，抱着因循权威当作品位教养的危险。但中年后她也买了几件老衣料玩玩，以前觉得这些老东西容易惹脏惹乱，如今她会有点幻想，那是旧朝爱憎的痕迹，附在锦织富丽之上。

物质与图像，都是人类的神话。

锦文没拒绝相亲的提议，当然她也知道，如今同谁相遇，建立的关系都只是与命运无可无不可的妥协。开枝散叶，她轻轻吸

口气，就算真能与谁相伴，如今也没法金玉满堂，比较像是买个保险，减少老大伤悲的凄怆，只求欣赏敬重多过情爱，轻巧避开彼此的过去活着，这个时分的人生，谁都负担不起情爱了。

那时她还想，那男人倒是好玩，说不定有点趣味，学年轻人过节把相亲安排在圣诞晚餐。

说是收藏艺术品的，以她多年在艺术圈的经验，她原本预期见到一个西装男人，或者，低调休闲装束。发量少或灰白了，都不会让她意外，若是脸上手背斑点丛丛，若是小腹凸出也不意外。结果，竟然来了个穿着改良式唐装外套的丑角。当然那唐装是贵的，黑蓝外衣还见到里头是蓝绿色衬底，不是民俗乐者或命理道士那种粗布唐装。

她快速扫瞄男人的手表与腰带，确认一下，不妙。

男人嘴小唇厚，镜片后面是细小眼睛，说自己本业法律，近年来多投资房地产，他话多且快。

她瞄一眼心里便有底，看这身打扮就知道是艺术外行人喜欢搞高雅，家里收了不少赝品却不信邪的那类。但她是见过场面的女人，怎样的饭局都能和乐讨喜地交朋友。

那男人与大姐说起上周到海南岛打球，回来赶去南部看地。

还好他们吃的是昂贵的海鲜火锅，食材下锅，装碗分小菜，这些动作都可以掩盖锦文几次眉心微蹙。

但那男人说完每句话就习惯性补上：“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仿佛自己思想跑得太前面，没人跟得上他似的。这点

让她的洁癖发作，感到烦腻。

大姐提起男人买艺术品，锦文知道大姐是传球给她，便贴心地问起他收藏些什么。当代艺术吗？喜欢台湾艺术家还是大陆的，或国外的？以绘画为主吗？当初是不是从前辈华人画家买起？她看到他的唐装上衣，嫣然笑说，或者，施先生收古董，喜欢器物还是书画？

那男人谈兴大起，说他才不跟风，才不买那些东西，买那些东西肯定被画商古董商剥皮，他何必付钱让画商及背后那些联手炒作的老手占便宜。

“我自己看东西自己挑东西。像我这次去台南看地，在那边还看到几件便宜的木雕，这你就不懂了吧。那几件东西其实不贵，但我看着挺好，光那雕工肯定就花了不少功夫，我趁便宜买了，以后等价钱好就可以卖掉。我何必跟着别人炒作买在高点，你们这些搞艺术的，哎呀，你自己也知道你们搞艺术的就这样，知道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懂我意思吧？”

“我买了个碗，你就只会问我哪个朝代的。我说，你们这些搞艺术的根本不懂我的想法，光会挑毛病，那碗以后价就不同了。”他说话时小小厚唇嘟起，卡通人物似的，“你懂我意思吧。”

她注意到她的问题他其实什么也没答，只是自顾自地发表自己看法。若不是这男人无能，便是这人自以为是惯了。锦文快速估计，男人家中收的说不定是民艺品鸡血石，根本不是艺术品。

她了然这男人看东西竟然先看雕工，明明还在初学者付学费买教训的阶段，男人大概买不起瓷器，说不定还去买点生活陶。他不会想懂当代艺术，有钱打高尔夫喝红酒，吃好餐厅当优雅，花小钱买品位图着将来能赚些。

是夸大还是笨呢？其实也不知道哪个比较好。她眯起眼睛想，买艺术这件事，大家幻想将来得暴利，殊不知艺术这行当，便宜的其实最贵。

这男人若继续花钱日后便会知道这点。不过她连这也怀疑，他身上肯定有点钱，但怎么看都是赚真正有钱人佣金的那种顾问，不是真正的有钱人，她在他身上闻不到那种气味。

她拢拢头发，喝口汤回应，看来施先生喜欢近代的的东西多些吧。

她听大姐问他南部老屋涨了多少，也想去投资。

锦文一意识到自己看不起这男人，反而亲切殷勤了起来，想掩盖什么似的。她在意场面礼貌，她喜欢优雅，给人好印象，她希望她讨厌的人说起她也只有好话。

但她听到他“你懂我意思懂我意思吧”又来了，便站起身，说去化妆室。

她对着镜子补妆，揉揉高跟马靴里的脚趾头，透口气。

她坐在马桶间，翻起长裙。她的腰围这两年突然增大，旧长裤突然全扣不上。她捏了捏腰间的脂肪，被松紧带勒出的痕迹发红发痒。她对身体一下子烦躁了起来，不知怎的想哭。

她突然想抽烟，把什么一口深深吸入胸膛的感觉。

一意识到脆弱烦躁，她又起身，手拨了拨新染的棕红色卷发，再补一次口红，抿抿嘴鼓起正气往外走。她提醒自己今天不过多交个朋友，这年纪没什么得失心了。

谁知道一回桌便听到男人那番话，她突然觉得自己心上没了包袱，爽快拉开椅子，一口气把她的伶俐与凌厉全发作了。

她与大姐匆匆告别，说要赶地铁。她知道原本大姐有点同情她，身为介绍人也尴尬，而她突来不留情面的话却让大家都下不了台。

不过今天晚上不适合再说话了，时间感觉都不对，不如改天。

头轻轻靠上车厢玻璃，往关渡回自己的家。上车她就松了，这才感觉到整个晚上好累。

车过了两站，她开始生气，继之心酸委屈。

原来，在外人眼里，她就相配这种男人。

在别人眼里，她是从正轨岔出的中年女人吗？她是这社会多数人眼中的另类吗？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她这种人，这种看起来条件漂亮却透露着古怪，没进入人生正道、没被纳入社会生活公约的人，因此和善地称之为充满艺术品位？在他们眼

中，用艺术品位简单概括的人的集合，就让她与那种小丑差不多吗？

她连忙救起险些滑落的包包，放回大腿上，这时她又烦躁起自己逐渐走样的体形。到底人们会看不起她什么？是因为她不同还是因为她色衰？

她本来很自信地觉得自己的人生早从碎片中粘合起来，她出了名有了自己的样子。她本来也觉得，走到这一步，一个女人连自弃的力气也没有，毕竟人生没有时间留给顾影自怜了。

她一路忍着，不肯动气，觉得气了就贬了自己。忍着忍着却鼻酸。她想都没想地忙乱从包包中拿出墨镜戴上，也不管晚间地铁车厢中戴着墨镜很奇怪，总比给人看到她掉下眼泪好。

你们搞艺术的。大姐这么说。

你们这些搞艺术的。那穿唐装的小丑这么说。

呸，她气的是她自己，这大半生，她觉得自己其实根本没踏进艺术的门过。

她委屈愤怒的真正原因是这个。

没有，从来就没有。

艺术是什么？不过是玩弄她到头来又抛弃了她的东西。

锦文一心觉得喜欢艺术又做艺术的人是皇帝命。对艺术没感觉的人，要他每天对着艺术品只会无聊枯燥，而对艺术有感觉